

接管旧政权
建立新秩序



1948年10月15日,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攻打四大要塞期间,中共中央华北局便作出《关于接管太原的决定》(下简称《决定》)。

《决定》中明确要求:“在进入太原后,必须迅速建立革命秩序,以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公共的与私人的工厂、商店、矿井、仓库、铁路、自来水、电灯、电话、学校、图书馆、医院及一切建筑物,保证城市政策的正确执行,公有工、商、文化及军政等机关有秩序地完整地接管。为达到此目的,决定在太原解放后,暂时实行军事管制,并设立军事管制委员会。”

1948年10月20日,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军管会负责对全市工业、交通、金融、贸易等系统及阎政权各机关等的接收,人员的审查处理,维护社会治安,恢复生产,建立新的社会秩序。11月6日,中共太原市委在榆次成立。11月17日,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军区司令部联合发出《关于接管太原之训令》和《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人员守则》。

1949年1月19日,太原市军管会通过《关于太原接管准备工作》。2月7日,军管会成立接管委员会,下设工业、交通、行政、金融、贸易、仓库、电讯、医药、新闻、公安、军事等11个接管组,负责对全市各系统的接管工作。

接管工作全面展开后,各接管组充分依靠各级地方党组织和政府部门,采取按系统、自上而下的方式,认真进行接管、清点、移交工作。

解放军入城后,除化工厂、西北毛织厂等几家厂矿毁于战事,炼钢厂、洋火厂、报社等大多数工厂均完好,工人、机器、厂房基本齐备,具备复工条件。

攻城部队和太原军管会等机构多次发文,号召原企业人员保护好企业机器、财产等,并对这些人员进行有选择地留用。接管西北炼钢厂的工作人员按照“一边接管、一边清点、一边复工、一边生产”的接管方针,通过厂内地下党联合工人的方式保护机器设备不在战斗中损坏。

1949年4月20日清晨,刚刚获得解放的西北炼钢厂召开工业接管组与原厂方管理人员的联席会议。张培疆代表接管组宣读了接管令,同时宣布了接管的“三原”政策,要求原厂方人员要各司其职,不得玩忽职守;要对工厂财产、设备和材料等加以保护;要将工厂物资清点并造册以便交接。这些政策使炼钢厂2600余名职工吃了“定心丸”。

凡进入太原的党、政、军工作人员,均经过城市政策的基本教育,服从军管会统一领导和指挥,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无条件地执行入城纪律。

4月24日太原解放当天,同蒲铁路便通车,电厂恢复生产,广播电台4月25日开始播音,报纸4月26日出版。

接管工作至5月底基本结束,共接收846个单位,留用旧人员2万余人。

为了使生产建设、文化教育、建党建政等工作逐步走上正轨,接收工作大体结束后,即对接收单位按照党政机关、企业、学校等系统进行了归并、移交。军管后期的工作重点由“接”转为“管”,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维护治安、宣传教育、市政建设、群众工作。解放军入城后为救济难民开办粥厂40多处,发放赈济粮30余万斤。

1949年8月22日,中共山西省委任命太原市委领导班子。9月1日,太原市委、市政府正式成立。经过一段时间的军事管制,战争状况基本结束,省、市领导机关已经建立,社会秩序大体安定,各部门、各系统工作逐步步入正轨,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完成了历史使命,于1950年初撤销。同时解除了对太原市的军事管制。

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一殿风雨藏忠骨

庞玉生

【阳曲大王庙大殿】

阳曲大王庙大殿名列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阳曲大王庙位于阳曲县东黄水镇范庄村西,为盂县藏山神赵武之行宫。该寺始建于明成化三年(1467),庙内仅存大殿为明代遗构,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殿内墙面绘有大王出行、回宫图、尚膳、尚服等壁画,殿内存有明崇祯九年(1636)石幢1通、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重修大王庙碑1通,及其他断碑、石幢等残件。



阳曲大王庙大殿(作者供图)

据说有九座和赵武相关的大王庙。

明明是祭奠赵武的神祠,因何叫“大王庙”呢?这要从赵武的身份说起。

赵武,亦名赵孟,为战国时期赵国后裔。晋景公年间,奸臣屠岸贾率兵诛杀赵家,唯晋国大夫赵朔之妻携幼年赵武在家臣公孙杵臼和程婴的帮助下逃到了首阳山(今永济境内)。为保护赵氏孤儿,程婴将自己的孩子和赵武调换,眼睁睁地看着亲生儿子和好友公孙杵臼死在乱刀之下。程婴身负忘恩负义、出卖朋友、残害忠良的“骂名”,带着赵武隐居孟山。15年后,在韩厥的帮助下,赵武灭掉了权臣屠岸贾。

这段传奇故事,后来经法国传教士马约瑟译成法文《中国悲剧赵氏孤儿》,在1734年巴黎《法兰西时报》《中华帝国志》先后刊发,在欧洲引起巨大的反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英国戏剧作家默非也先后将这段故事搬上了舞台。

后世为了纪念程婴、公孙杵臼,在藏山立庙以祀。庙曰“文子祠”,以赵武之谥号赵文子命名。由于藏匿赵

武的山洞旁有一滴水崖,民间就把赵武奉为雨神,历代帝王也敕封赵武专司雨神之职。民间惯把赵武称作藏山大王和大王神,所以,他所在的藏山行祠亦叫作大王庙,是藏山神赵武外出行云布雨时休息就寝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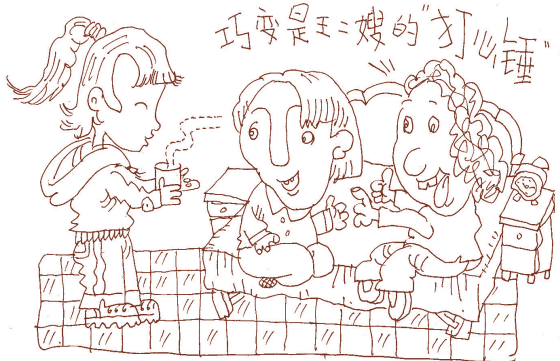
大王庙现存大殿三面山墙上的壁画,反映的就是赵武行云布雨的情景,壁画面积68.7米,绘有大小不同的神道及各类人物112名,整个画面以赵武兴风作雨的场面为中心,其中电母手持镜,雷公身背八面鼓,风伯口中“呼呼”使风,画面色彩相宜,浓淡有致,采用中国传统绘画的散点透视画法,远观近视,线条洗练明朗,生动逼真,是我们了解明代民风民俗的一幅珍贵的画卷。



“国保”背后的故事
(20)

打心锤和乱心棍

张玉虎



斌礼绘

“打心锤”和“乱心棍”是太原城南方言中的两个老词儿,虽然中间都夹着一个“心”字,而且锤和棍都是“打人”的家伙,但它们却是一对反义词。

“打心锤”是长者形容晚辈孝顺乖巧,说话办事都符合长者的要求和心意;或者是热恋者形容心目中的情人。比如,村里王二嫂的闺女巧变,不光模样儿长得乖巧(指乖巧、可爱),说话声听得入法(指舒服、爱听),而且心里有主意,眼里有活计,还特别体贴她妈。有一天,王二嫂在邻居家串门拉闲话,坐得时间有些长了,这时巧变端着一杯水,拿着两片药寻进来说:“妈,吃药的钟点到了,你也不回圪,你又不听大夫的话了?”在座的几位婶子大娘见了,都夸巧变是王二嫂的“打心锤”,王

二嫂美得就和嘴里吃了蜂蜜一样。

为什么用“打心锤”这样生猛的词儿来形容晚辈可心呢?这还得从过去的中式衣服说起:过去生活用品以手工生产为主,人们上衣的纽扣是先把布卷成绿豆粒的绳状后,一边用布绳做个圈,另一边则用布绳结一个疙瘩,以圆圈套疙瘩的方式互相连接。扣疙瘩形状像个锤子,从上往下数的第三道扣子,正好对着人的心口窝,布条做的扣疙瘩,打在人的心窝窝上,不但不疼,而且还保暖。人们把第三道扣子叫作打心锤,就把合心合意的人喻作打心锤。过去还有一首民歌的唱词是这样的:“远远地瞅见那是一个谁?第三道扣门门上那是打心锤。”

“乱心棍”则是指说话或办事让别人特别是长辈伤心的没心肝的人。比如,村里的王老汉是个大善人,当年他收留了个流浪汉,让其常年在他家吃住,把他当孩子对待,还给他娶了媳妇。可是后来,那人为了谋财产,却谎称自己是给王老汉家扛长工,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王老汉的“罪行”,想霸占王老汉的家产。村里的人都看不惯他的行为,都说王老汉养了个乱心棍。“乱”这个多见于方言中的字,其意思就是用手指或棍棒猛戳。棍子这东西,不管是木头的还是铁的,都是戳到人身上疼得摸不住的家伙,何况是戳到人心上呢?把伤害别人的人称作“棍”,也是一种形象的比喻。

写完这篇小文,到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打心锤这个词,其他地方的方言中也有出现,而乱心棍则“搜”不出来,可见是太原城南方言中独有的词儿了。

南高庄的三和遗韵

赵春梅

改名为南高庄。

明代初年,经济发展、人口增多,紧挨着旧城的南边,又筑起一座新城,为了加以区分,村庄内部分为上堡、下堡,也称作上店(旧城)和下店(新城)。

根据当地县志记载,1932年,村名简化为三和店。三和店与南高庄原本是两个独立的村庄,1953年,两村合并,更名为南高庄,这一名称沿用至今。

现在的南高庄,整个堡子呈长方形,四周为夯土堡墙,城内格局呈目字形。堡子的周长约2000米,堡墙厚达5米,高约10米。东、西堡墙分别建有5个垛口,南、北堡墙各开一扇堡门,又用石砌了墙基,砖砌了门洞。南堡门高5.4米、宽3.8米、进深13.45米,西侧有“三和长屏”的石匾,并有“万历二年(1574)岁在甲戌秋八月吉日”的题记。北门高6米、宽4米、进深13米,尚存瓮城。南堡门楼为一层木质结构,北堡门楼为二层木质结构。

走进古村落,仿佛踏入一段尘封的历史。古老的石板路蜿蜒曲折,承载着无数的脚步和回忆。村里南北一条大街,几乎所有民居都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大道两旁,有的还些许保留着往日的风貌,多数都已面目全非了。村中原有的真武庙、文殊寺、关帝庙、观音堂、圣母祠、重积寺等庙宇,也都残缺不全了。只有四周那高高的土墙默默地站立着,见证着古往今来的岁月变迁。石墙青瓦的房屋,那雕花的门窗,精致而细腻,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昔日工匠的精湛技艺。门前的老树,见证了一代又一代的变迁,它伸展着枝叶,为古村落增添了一抹宁静与祥和。

古村里的小巷宁静而悠长,漫步其中,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回响,仿佛在与历史对话。偶尔传来的鸟鸣声,更增添了几分空灵之感。在这里,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你可以静下心来,感受那份淳朴与自然。据村内老人言,北城楼与忻州城楼的结构类似,楼上八个角上挂有风铃,每当有风刮起,忻州地界都可以听到铃声。

走在坑洼不平的青石板路上,看着昔日车轮碾压留下的深凹痕迹,仿佛听到了车轮辘辘、车身吱呀的声音,昔日的繁华景象又呈现在眼前。

下图:南高庄村附近的石岭关城门遗址

右图:南高庄村“三和长屏”的石匾

(作者供图)



隆冬时节,凛冽北风呼啸着掠过路边高大的白杨,随风摇曳而下的落叶宛如一曲挽歌,唤起了人们对逝去时光的无限感慨。走在阳曲古老的土地上,寻找首邑昨日的时光,不经意间来到了南高庄村。

南高庄村旧称三和店,是太原市阳曲县大孟镇下辖村,位于县政府驻地以北15公里处,紧邻大运高速公路大孟出口。

南高庄村地处三晋南北通道的重要节点,邻近石岭关,自古就是个重要交通驿站,且有驻军。战国时,秦赵争霸的驰道网络中,山西境内的驿站已承担军粮转运与情报传递功能。唐时,随着丝绸之路的延伸,晋北雁门关古道成为中原与西域、漠北贸易的关键通道,驿站随之成熟,既保障了军队调度,也催生了沿途的商贸集镇。到了明清,晋商崛起更让驿站迎来鼎盛——晋商“走西口”打通了从中国至俄罗斯的商路,山西境内的驿站成为茶叶、绸缎、皮毛的中转枢纽,票号、镖局、客栈,围绕驿站形成独立的商业生态,平遥、太谷等地也因驿站网络而成为全国金融中心。此时的驿站,不仅是交通节点,更是山西作为“北方经济引擎”的象征,它的繁荣直接对应着山西在军事防御、商业贸易、文化辐射上的强势地位。

在南高庄的历史上,因为有三条小河在这里交汇,人们就叫它河子头。传说,唐朝张世贵建的十二连城中就有三和店。因为这里有三家合伙开店,他们和谐相处,因此得名。“三和店”蕴含着人们对和谐营商氛围的期许。后来,因村子南面地势较低,常常遭受洪灾,为躲避水患,村民们取意于远离洪水灾害,

志士肝胆照风霜

李宏哲

(一)

唐氏遗民在,忧思正未央。
故人期饮食,良士戒衣裳。
苓采今无地,桐封旧有邦。
叔虞祠下柏,与尔共风霜。

(二)

下马晋王宫,山河感慨中。
无成空老大,不死即英雄。
汾水堪埋墓,并门骑易通。
思深当岁暮,且咏有唐风。

——清·屈大均

《过太原傅文青渚宅赋赠二首》

屈大均是清初著名的抗清人士,他曾经游历四方,足迹遍及江浙与北方各省,考察山河形势,以图复明。他在山西代州曾居住三年,来太原结识傅山后,亦有诗歌酬赠,这两首作于清康熙五年(1666)的诗就是其中代表作。

第一首就二人共同的气节着笔。太原古属唐地,故称傅青主为“唐氏遗民”,实则是借古喻今,这个“遗民”更是“大明遗民”。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为如何复国而思虑,故“忧思正未央”。接着“故人期饮食”点出自己与傅山一见如故,受到其热情招待。“良士戒衣裳”一句,用《尹文子·大道上》典:“昔晋国苦害,文公以俭矫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异肉,无几时,人皆大布之衣,脱粟之饭。”这里指傅山在甲申之变(1644)后,常着红色道袍,并自号“朱衣道人”。“苓采”即“采苓”之倒装,出自《诗经·唐风·采苓》:“采苓采苓,首阳之巔。”暗指傅青主如同上古的伯夷、叔齐那样,宁肯采薇首阳山,也不愿屈服。但是“今无地”三字,又指出清初遗民们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桐封”用周成王剪桐叶封弟叔虞于唐地典,指出傅山所隐居之地,即今山西太原。最后两句赞颂青主的气节,堪与晋祠中的周柏相比,历尽风霜而不改苍翠本色。以柏喻人,形象生动,同时亦是自喻。全诗浑然一体,苍劲有力,用典妥切,对傅山的赞美隐含其间。

第二首写出对国事的担忧。首联总领全诗,感慨世事无常。晋王宫,即明初朱元璋三子朱棣在太原所建的宫殿。《明史·本纪第二十四·庄烈帝二》载:“(明崇祯十七年二月)陷太原,执晋王求桂,巡抚都御史蔡懋德等死之。”颌联表达历尽忧患仍不改抗清报国的决心。志士不拘小节,虽然现在一事无成,但只要一息尚存,就绝不放弃希望。颈联联系历史,讲述晋阳城的多灾多难。晋阳(太原)城曾多次被灌,最有名的就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宋军决开汾河,冲灌晋阳古城废墟,将晋阳彻底摧毁,之后又移并州治于晋阳以北的阳曲县唐明镇。从此太原无险可守,故曰“骑易通”。尾联抒深挚之思,言有尽而意无穷。岁暮之际,诗人想起了《诗经》中的名篇《唐风·蟋蟀》:“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一方面感慨时光流逝,又至岁暮,然而壮志难酬,忧从中来。另一方面又提醒自己不要过分地追求享乐,要时刻铭记宏图大志。

两首五律,既表达了诗人对傅山的仰慕和肯定,同时亦展现了本人矢志不渝的抗清复国志向,起到了一语双关的作用。同时,两诗含蓄蕴藉,用典贴切,感情深沉,慷慨悲凉,展现了大均在五律方面的成就。尤其是在诗歌取径方面,大均一向以屈原苗裔自居,故其取向始终与楚骚精神一致,在诗歌境界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扫码看视频



诗意锦绣太原
(58)

